

NONGMINDECHUANGSHIJI

王耀成著

长篇报告文学

农民的 创世纪

HANGPIANBAOCAOWENXUE

海潮出版社

农民的创世纪

王耀成 著

海潮出版社

1993年·北京

(京)新登字 127 号

农民的创世纪

王耀成 著

*

海潮出版社

(北京西三环中路 19 号 100841)

新华书店发行

*

开本: 32 787×1092 毫米

印张: 8 字数: 14.5 千字

1993 年 5 月 1 版 1993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 7-80054-452-4/I·104

定价: 4.95 元

目 录

0. 小引	1
第一章 昨日与今日，城市与乡村	6
1. “走遍天下不如宁波乡下”	8
2. 史安福和他的“亿元工程”	11
3. 水家素描	16
第二章 群雄起于草莽（上）	28
4. 走出地平线	29
5. 山道弯弯	43
6. 长长的纤路	52
7. 华美的故事	60
8. 从坦克兵到总经理	70
第三章 群雄起于草莽（下）	76
9. 一个柯渔人的奇遇	76
10. 一个“右派”的遗闻轶事	83
11. 人生大舞台	93
12. 命运的变奏	103
第四章 从山野走向世界	112
13. 走出山门	113
14. 走出农门	119
15. 走出国门	132

第五章 人字，应该是大写的	139
16. 共产党员，菩萨保佑你	142
17. 县长：我给你们鞠躬	149
18. 华安，华飞和华龙	154
第六章 朝阳，从古老的大地升起	160
19. “梦迪斯”和西乡两兄弟	160
20. “罗汉”创业记	163
21. 长征——前所未有的故事	170
22. 决裂——一位改革者的心路历程	179
第七章 有这样一个山村	191
23. 林村“双凤”	192
24. “八达”二周	196
25. “东海”传奇	208
第八章 沉舟之侧	227
26. 金钱的陷井	228
27. 政治饭和经济饭	236
28. 后记	248

0. 小引

一九九二年一月三十日。瑞士东部名城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年会会场。

那半圆形会议桌前的讲坛上虚席以待。现在，该中国总理李鹏发言了。

请世界听听中国的声音吧！

本届年会的主题是——“全球合作与激烈竞争”；李鹏演讲的题目是：《90年代的中国经济》——

“中国是一个有 11 亿多人口的国家，9 亿多人在农村。农村经济状况如何，是决定整个中国经济的关键……

“乡镇企业的兴起，是中国农民在改革中的一大创举。80 年代，各类乡镇企业得到迅速发展，为 1 亿农民提供了就业机会，促进了小城镇建设，避免了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大城市集中。

“现在，在农村社会总产值中，乡镇工业和第三产业的产值已超过农业产值，这对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对整个农村乃至全社会的稳定，都有重大意义！

“……”

掌声从出席年会的各国首脑，经济专家和著名学者面前骤然响起。热忱邀请中国总理出席会议的世界经济论坛主席，克劳斯·施瓦布先生激动地站起来，他的话语或者可以代表面前这个世界的回声。

“没有中国的积极合作，任何事情都不可能办成。”他说，“自从 12 年前，中国实行开放以来，它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

就，我们对此十分钦佩。”

这无疑是中国的乡镇企业——这个植根于黄土地的带有浓厚的原野气息的“草根工业”——第一次堂而皇之地走向国际讲坛，第一次赢得了全世界的喝彩。

其实，世界经济界早已瞩目于这个“最具‘中国特色’”，“纯属中国‘专利’”的崭新经济模式。英国《卫报》早就载文指出：“中国是提供有关乡村地区工业化榜样的唯一国家，还有哪个国家的农民可以通过开办和经营自己的工厂从贫困的深渊中摆脱出来的呢？”一九九二年年初，当中国宣布乡镇企业的总产值首次突破一万亿大关时，经济学家们立即把这个枯燥的数字，还原成活生生的形象：这一万多亿，差不多就是80年代初整个中国的经济所曾达到的水平，而其中所包含的工业总产值正好与中国10年前的全国工业总产值相当。这一万多亿，立起来就是支撑起共和国工业大厦的三根支柱中，正变得越来越粗的一根！这就不能不让经济专家们惊呼：中国的乡镇企业是经济王国中的一匹“黑马”；中国乡镇企业的兴起“为世界经济增加了一个新的模式”，“为第三世界农村经济发展探索出了一条道路”。

历史是最权威的评判家。

翻开世界经济史看看，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原始积累阶段，无不散发着“羊吃人”之类的血腥味。而各国所走过的工业化道路，无一不是以牺牲农村和农民为代价，让农民破产，使城市膨胀……一些发展中国家现在还在走这条洒满血与泪的老路。

也许，正是目睹了这一幕幕人间惨剧之后，当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提出了“把农业和工业结合起

来，促使城乡之间的对立逐步消灭”的理想。这两位马克思主义的老祖宗，甚至为我们具体描绘了这样一幅美丽的蓝图：

“要使现存的城市和乡村逐步演变为既有城市的一些特征，又有乡村的一些特征的新的社会实体，人民公社将从事工业生产和农业生产，将结合城市和乡村生活的优点而避免两者的偏颇和缺点。”

“从事农业和工业劳动的将是同样一些人，而不是两个阶级。”

一幅多么美好的田园牧歌式的画图！

可惜，这幅美好的画图一百多年后仍然只能作为画图静静地躺在俄文版、英文版、德文版的那部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中。就象蓝天上的白云，晴空下的彩虹，海市蜃楼般的美丽然而漂渺。

难怪，当 30 多年前，中国大地上长出了一个叫“社队企业”（乡镇企业的前身）的新生事物时，高瞻远瞩的毛泽东立即欣喜万分、满怀激情地预言：

“光辉灿烂的希望就在这里！”

不过，他老人家是过于热情，过于性急了。遍地的小高炉曾经把中国映得通红，但炽热的小高炉中奔流出来的不是铁水，而是一坨一坨的矿渣，“播下的是龙种，收获的却是跳蚤”。然后是三年饥馑。于是，仓卒集合起来的工业大军尽数溃败……

比小高炉的火焰更炽热的是文化革命的烈火。这把烈火几乎把野草一样的社队工业烧个精光。曾几何时，“光辉灿烂的希望”成了“牛鬼蛇神的防空洞，阶级敌人的保护伞，腐蚀干部的大染缸，资本主义的小尾巴”。

于是一切归于沉寂。理想仅止于理想，预言不过是预言，美梦依然是美梦。

但是，“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比流水更难以遮挡的是那浩浩荡荡、化育万物的春风！

当历史把中国社会大变革的总设计师的角色，郑重地落在被哈里森·索尔兹伯里称作“永远打不倒的小个子”身上时，小平同志就说过：

“中国经济能不能发展，首先要看农村能不能发展，农民生活是不是好起来。”

我们完全可以想象，说这个话的时候，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不无忧心忡忡。因为象中国这样一个有 9 亿农民的贫穷大国，要实现四个现代化，“钱（建设资金）从哪里来？人（农村多余的劳动力）往哪里去？”这两个天大的“？”时时刻刻困扰着我们的政治家。

这时候，乡镇企业这棵路边草正在夹缝中悄悄生长。

它在夹缝中生，在夹缝中长。它象草丛中的百合，象满山满坡的映山红，仿佛一夜之间临风怒放，妆点出明媚的春天！

不是吗？经济学家告诉我们：中国从 1952 年 1,000 亿社会总产值达到 1983 年 11,000 亿元的规模，用了整整 31 年时间；而乡镇企业从 1984 年的 1,000 亿到 1991 年的 11,000 亿产值，仅仅用了 7 年！

如果拿乡镇企业仅用这短短的 7 年时间解决了工业化的“原始积累”（亦即钱从哪里来的问题）和资本主义用了几十年上百年时间才完成来比，姑且不论手段上的迥然不同，仅速度上，乡镇企业是何等神速！

正是乡镇企业的发展，才从土地上转移出近亿的农村劳动力，解决了“人往哪里去”的大难题，并且造就一支新型的产业大军，从而使“农民”这个词的含义发生了破天荒的历史性变化，给传统的农业注入新的生命力。农民已不再纯粹是农产品的供应者，千百年来那种农民只是干农业，而农业又只是单纯种粮食的封闭格局一去不复返了。农民角色的转换，或者说是亦工亦农的新型农民的出现，乃是中国伟大变革中最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事物！

这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没有想到，毛泽东和邓小平也没有想到的——实现他们提出的理想的蓝图和预言的，竟然是中国农民自己的伟大创造——乡镇企业！

“我们完全没有预料到的最大收获，就是乡镇企业发展起来了，突然冒出搞多种经营，搞商品经济，搞各种小型企业，异军突起……”总设计师以他磊落而坦诚的政治家的胸怀，不无喜悦地一再说，“这是我个人没有预料到的，许多同志也没有预料到的，是突然冒出这样一个效果……”

写到这里，我忽然有一种创世纪的庄严感。世界上不可能有一种东西比9亿人的创造更为伟大，无论是古埃及的金字塔、中国的万里长城，还是中国农民在过去几十年间的全部创业史，都不能与之比拟！如果赵树理和柳青等前辈作家能够有幸看到今天的农村、农业和农民的崭新景象、崭新风貌，他们或将重写他们的《山乡巨变》和《创业史》……

面对如此丰功伟业，我的笔显得多么纤弱乏力。不过，将来如有一支如椽的大笔书写一部《中国乡镇企业史》的话，我愿奉献我在浙东平原上10个普通乡镇历时3年的几许所见、所闻、所感——

第一章 昨日与今日，城市与乡村

昨日入城市，归来泪满襟。

多少年了，乡村象一群丫头，城市则是一位高傲的公主。丫头小小心心地说，请吩咐吧，我的主人！

如今，城市开始点头哈腰，谦卑地问乡村了：我该为你做些什么呢？

随意翻翻报纸，某日《宁波日报》头版头条刊登着一则新闻：我市首次人才交流日引人注目——愿意调往乡镇企业的技术人员占较大比重。天平倾斜了！消息说：参加人才招聘单位有部、省级重点企业，也有三资企业、市属企业。但队伍最为庞大的还是来自各县乡镇企业的“招聘兵团”……某镇主管工业的副镇长告诉记者：愿意来我镇工作者，月工资 500 元至 1000 元，年终奖金一般为 5000 元至 2 万元，镇里为他们负责落实养老保险金，并优先购房。宁波市区某厂一位经营管理人员当即表示愿意应聘。宁波某厂一位技术人员接上说，他从浙江工学院毕业已有 3 年，厂里效益差，奖金只有 10 来元一月，学非所用地混日子实在没意思。他表示，只要能发挥自己专长，加上待遇高，愿意到乡镇企业工作……

消息最后留下了一个问号：

“面对如此强大的招才攻势，国营大中型企业怎么办？”

与此相映成趣的，是市委书记项秉炎在某次会议上讲的一段话：……1983 年地市合并时，市级工业产值占全市工业

总产值的比重为 33.54%，财政收入占全市的 48.16%，外贸出口占全市的 39.87%。到 1990 年，市级经济的三项比重已分别下降到 26.5%、37.5%、30.1%，下降的趋势还在发展，如 1991 年 1—5 月，市区工业产值只占全市工业总值的 22.71%，增长速度比全市平均低 13.35 个百分点……相反，市属企业亏损占全市亏损额的 77.7%……

与此同时，市乡镇企业局局长虞云秧撰文指出，1990 年我市农村工农业总产值由 1980 年的 22.8 亿元上升到 166.3 亿元，其增长部分中乡镇企业占 92%。10 年间全市工业年总产值净增达 200 个亿，其中乡镇企业增长 136 亿多。正是由于乡镇工业的迅速发展，才使我市连续跃入工业总产值超百亿、超两百亿的工业明星城市行列……

难怪，国务院政策研究室副主任回良玉在考察了宁波的乡镇企业后，激情满怀地说：

站在北京看，乡镇企业在全国工业生产中三分天下有其一；

到了浙江省，乡镇企业是二分天下有其一；

到了宁波市，乡镇企业是三分天下有其二；

到了县里，是十分天下有其七；

到了乡村，十分天下有其九了；

……

历史，常常有惊人的相似之处——

昨日：中国革命从农村包围城市，取得了民主革命的胜利；

今日：中国的经济改革再一次出现农村包围城市的态势，并将最终夺得四个现代化的伟大胜利……

1. “走遍天下，勿如宁波乡下”

宁波城有条江厦街，很短，很有名。

从三江口沿奉化江溯流而上，至灵桥西堍，旧时的江厦街长不过数百步宽不过几丈，但沿江码头樯帆林立，商贾云集。那半街店铺半街鱼肆，曾是昔日宁波这个商业大都会最繁华之处。每个城市都有属于自己的骄傲和标志，江厦街和三江口就是宁波城的光荣和象征，一如北京的王府井和长安街，上海的南京路和外滩。与江厦街同样古老同样自豪的，是甬城人世代承传的一句老话，道是：

“走遍天下，勿如宁波江厦！”

但忽然有一天，一群乡下人跑进城来，说不对不对，宁波老话该改一改了，现在是：

“走遍天下，勿如宁波乡下！”

说这话的，是宁波西乡一些村支书和村办厂厂长。去年5月，西乡10个乡镇假座甬城15层楼的五矿大厦召开村级经济研讨会。如今乡下农民开会早已不满足于土台子土屋子，象歌里唱的那样“生产队里开大会，诉苦把冤伸……”，而是动辄到高级宾馆，理由是避免干扰保证会议质量，实则反映出了乡村如今的经济实力。

会上，这些年工业利润10万20万超百万的村支书和年产值百万千万超亿元的村办厂厂长们，交流了办厂致富的经验，畅谈了三中全会以来农村的巨大变化。也有人在大厦圆形的多功能大厅上，一边俯瞰着宁波城，一边从衣食住行、生态环境、经济收入等等方面对现在的城乡生活作着全面比较。

结论是：农村正在赶上城市，有些方面甚至超过了城市。一位利润超百万村的支书用平静的语气对我说：

“凡是城里有的，我们村都有。比如水泥马路、自来水、闭路电视、国际直拨程控电话、溜冰场、卡拉OK跳舞厅……现在乡下小青年结婚，除了组合家俱新三件旧三件，还要加个‘五金公司’：金项链金戒子金手链……反过来，我们村里有的，宁波城里还不一定有，比如城里用瓶装液化气，而我们用的是管道沼气，笼头一开，炒菜煮饭，交关方便。……城里人现在只比我们乡下人多一只城市户口，随着住房改革医疗改革粮价放开，这只城市户口也越来越不值钱了。

所以我说：“走遍天下，不如宁波乡下！”

为了说明农村的变化，有人给我讲了这样一件事。某村一个人被判了7年刑，刑满释放后，居然找不到自己的村子和自己的家了。原来在他劳改的几年里，村里发生了很大变化，村子重新规划了，村道也浇了水泥路，宽了平了，一排排整齐的楼房代替了过去的破矮房，这样一改，他当然不认得了。一个叫刘光全的四川人对我说，他带着妻子从家乡资中县到西乡做工，为了证明他没有违反计划生育，他要到岐阳乡政府盖一个公章。他找到乡政府大楼前，转了几圈不敢进去。他不敢相信这是乡政府，因为他家乡的县政府也没有这么气派的办公楼。其实，我知道岐阳乡政府在西乡还不是最气派的呢。

要说变化，最大的变化还是人的变化。在西乡，过去被叫作“红脚梗”的农民，正被一些新的称谓所取代：“星期天农民”或“八小时外农民”。绝大多数的农民已进厂当了工人，主要精力用于务工。他们所承担的粮食征购任务，一般都由

家庭农场或种粮大户承担，他们只要顺带种上一亩二亩解决自己的口粮就可以了，因此，农业劳动已由过去的唯一生存手段正在变成家庭副业，变成业余生活的一种乐趣。与此同时，过去“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业劳动，也由于各种社会化服务的出现而大大减轻了劳动强度。据估计，西乡10个乡镇每年用于贴农补农建农的资金就达500万元以上，远远超出了同期国家对农业的投资。

感受着这巨大而深刻的变化，不禁令人浮想连翩。

我想起了恩格斯在一百多年前说过的话：

“在新的设防城市的周围屹立着高峻的墙壁并非无故：它们的壕沟深陷为氏族制度的墓穴，而它们的城楼已经耸入文明时代了。”

也就是说，人类的文明史一开始就是在城乡对立中产生的。

一道壁垒森森的城墙，一条既深且陡的护城河，把历史界划为文明和野蛮，把大地分割为城市和乡村，把同样的男人与女人区分为城里人和乡下人，甚至把经济形态也画为两个同心圆：城市工业经济和农村农业经济……

于是，我们听到了古老而悲伤的咏叹：昨日入城市，归来泪满襟。遍身罗绮者，不是养蚕人……

于是，我们听到了并不古老但同样幽怨的民谣：眼望高烟囱，心头热哄哄。手捏锄头柄，心里冷冰冰……

于是，我们看到，每一个农家子弟最早受到的教育便是“成龙”还是“成虫”，他们的心田里种下的第一颗理想的种子便是如何洗去脚上的泥土，离开大地母亲走向城市。

城乡差别、工农差别、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差别——

象三条不可逾越的鸿沟——从历史延伸到现在。尽管包括首都北京在内的全国各大小城市纷纷拆除了城墙，填平了护城河，但每个大小城镇的周围仍然存在着一道严峻的城乡分界线——一道无形的城墙和护城河。

而今令人振奋的是，乡镇企业的崛起使事物起了根本性的变化，横亘在城市与乡村之间的历史鸿沟正在为它所填平。

历史，在瞬间飞越了千年！

2. 史安福和他的“亿元工程”

“今年，我们的目标是保7亿争8亿！”

某县县长用这两个硬梆梆的数字结束了他的发言，收获了预期的掌声。

这时，人们听到了一个略带沙哑但非常有力的声音响起：“向老大哥学习，我们的目标是确保10亿！”

没有掌声。象一阵不期而至的疾风掠过水面，会场一片骚动。

他看到人们在交头接耳：“他是谁？哪个县？”

坐在他旁边的市委书记项秉炎脸上露出了笑容，拿过了麦克风：

“大家安静。下面听鄞县望春区区委书记史安福同志继续发言……”

宁波有个望春区，望春区又有个史安福——对宁波市11个县市除了鄞县以外的多数与会者来说，可能还是初次听说呢。

这是1990年10月，宁波市在海盐县召开的第一次亿元

乡镇工业会议，史安福带领望春区的4个亿元乡镇党委书记出席会议并发了言。

“真没有想到，你一个区超过了我们北边几个县啊！”会后，从邻县慕名而来的参观者还一再提起史安福在那次会议上的“轰动效应”。

是的，鄞县望春区在全市几十个区中并不起眼。许多人包括东南亚国家都知道“黄古林草席”，但却不一定知道这宗著名的特产就出在望春区。望春区因境内有望春桥、望春山而得名；又因地处宁波城西，故又称“西乡”。它东连宁波市，西接四明山，是块富有革命传统的红色根据地。它的第一个地下党支部成立于1927年，抗战时期是三五支队主要活动区域，是全国十九块革命根据地之一。现在全区3镇7乡，134个行政村，15万人口，共创办了880多家乡镇企业。近年来，由于乡村工业的迅猛发展，望春区再一次崭露头角，引人注目。

史安福的目标没有落空。这一年，望春区实际完成工业产值12.7亿，产销利都实现了大幅度增长。“城中桃李愁风雨，春在溪头荠菜花”——在共和国工业史上灾难的1990年，在全中国都在愁叹“疲软”、“滑坡”，国营企业严重亏损的萧条冷落景况中，西乡的乡镇工业多象一朵娇艳的报春花啊！

到了次年五月，宁波市在余姚召开的第二次亿元乡镇工业会议上，史安福又满面春风走上主席台。那个沙哑有力的声音又响起来了。

“去年我在宁海会议的发言中提出了‘亿元工程’问题，这次大会，我专门向各位领导汇报一下我区亿元工程的进展情况。”